

5738/3810

v.7

瘞鶴銘考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
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上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于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我
唯髮鬢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維靈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
真侶瘞爾作銘

歐陽公集古錄云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
水落時摹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
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
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
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趙明誠金石錄云華陽逸未詳其為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
余遍檢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
公何所據也

蔡君謨云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于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鐘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

宋南陽張學子厚云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與焉熙甯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于亂石間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

宋董道廣川書跋云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余以石校之為行凡十八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于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

宋蔡佑雜記云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張子厚丞相不以為然緣石刻在崖下水濱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司兵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復官稱乃唐人則張丞相可謂明鑒也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邵公元考次銘文首尾似麓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蓋印書者傳謫誤以十為百所得蓋當時六十餘字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自稱華隱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也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後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或以銘即瓚書誤矣

茗溪漁隱叢話云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在華陽得許楊顏三真蹟顏最多而學之故蕭遠雅淡若其為人伯思此跋稱贊弘景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為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弘景書未敢據以為然

茗溪漁隱叢話又云集古錄疑華陽真逸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又以字不類羲之筆

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為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書也若瘞鶴銘當為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公評顏柳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彷彿爾惟顏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石玉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繩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晉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不應已自稱真逸此銘決次非右軍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隱陶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石刻王瓚一詩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歟嘗親至而觀之疑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人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姑俟識者折衷之

宋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眾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三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于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望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

可也

宋馬古洲子嚴云予淳熙己酉歲為丹陽郡文學暇日游焦山訪此石刻初于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崖間震而墜者予而信然遂拏舟歷觀崖間尚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予因請于州將龍圖學士張子顧出之張欣然卒發挽之既出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復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疾讀其文則與佛榻所見者其文一同持以較之第缺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為寺僧所給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今但餘此裝緝以為一通而記其左云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眾矣惟長睿之說得之此不復辨

宋曾旼潤州類集以瘞鶴銘蔡邕焦光贊江淹焦山集王瓚詩為山中四絕

宋郡守趙晉題僧如玉瘞鶴銘辨證云師示以瘞鶴銘辨今因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書遺之郡志有墨寶二即此帖之在郡治者與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寶俱萃于焦山之下三生石上一笑頓悟固多矣奚庸多辨

宋尤文簡公云瘞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傍復有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

處欲到引風歸題云丹陽掾王瓚作

宋嘉熙二年十一月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韓無咎遊焦山題名云踏雪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烟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元陶九成輟耕錄載瘞鶴銘仙家字下無有字而多無隱我故四字與他本不同曹新民格古要論云瘞鶴銘在焦山之足水中其字神妙今不可得

國朝鎮江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南觀音庵下濱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水落始可摹搨其刻之壯觀亭側崖上者乃翻本也

京口三山志云寶墨亭宋建以覆瘞鶴銘今廢蘇子瞻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瀟灑謫仙來作郡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玉蓋塵初滌四體銀鈎迹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冥

京口三山志又云焦山西南曰瘞鶴巖今淪于山麓亂石中壯觀亭之左曰羲之巖宋僧了元詩云宋方瘞鶴石軍奇八石三分記歲時龍躍蛇奔此巖下等閑雷雨恐飛馳都少卿玄敬金薤琳琅云右梁陶弘景正書瘞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水子弘治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已云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為予言嘗識其處予既驚喜且自

世九抄子

石乃可

笑昔為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于石壁之上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搨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于予銘殘缺而錄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瘞鶴銘見稱于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憚于摹搨給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為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于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為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為限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于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攷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輯為一編名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蘇顧元慶謹書

瘞鶴銘考終

瘞鶴銘考

四 顧氏四十家小說

青溪暇筆

金陵姚福撰

太祖高皇帝以至十五年乙未取安慶及太平甯國趙雙刀臨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太祖聞之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遺還舟且曰余公告善自為守又曰老祖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然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免但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為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福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郡盜四面而復之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復堅然神謀廟算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眾以復堅城不惟頓兵挫銳而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又安能俯仰以厲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略為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為元守實為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友諒之兵力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蓋已莫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弔余公詩一聯云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耳於此見

受天命者其所云為固自異也

洪武間翰林應奉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歸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上曰勝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嗚呼我太祖聖明天縱固之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于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之際如此其盛也

太常博士顧錄字謹中善詩歌有過番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也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為太子正字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上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曰勝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字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眾遂得釋也

李淑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為詹事府通事舍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

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竟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甯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也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所謂好男子也聖訓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徵勞自務者則誦之曰嘗西邊掌德王保保來耶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者自以世家封王故以王為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洪武初欲于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造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上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鬥宮人徐克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戎遼海西役崑邱誠未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其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厥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

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既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乃浚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誠不能感天者觀此可以見矣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基對當以宋濂為第一又問其次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本朝所謂神仙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顛仙江右人風狂如顛者每見官長則跪曰告太平元末太祖起兵迎于軍門欲告太平將征陳氏問于顛仙顛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將定遂不復見上自為碑以旌之其一日張闖刺名三豐寶雞人嘗死而殮矣數日復生言人未來事無不驗長身古貌鬚髯如戟行及犇馬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求之不獲常居秦蜀間為人治疾吹呵撫摩應手而去人有得其遺物至今寶之福謂神仙非無然皆天縱觀二人可見矣

洪武五年嘉瓜並蒂產于句容張觀之園郡臣上進太祖自作贊不以祥瑞自居郡臣亦多為贊以詠其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斬于市子姪充軍者數人然則瑞乎妖乎識者當知之然今張氏族頗大天下稱為嘉瓜張氏有名諫者仕至順天府尹終太僕卿矣

芝批子

日乃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為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唐之淳之後有周昉詞翰亦多可稱福聞其家有張三豐所留箬笠暇日過訪而求觀焉其孫曾摹出以示福其箬垂鬚已禿但餘繩手結披之及膝笠已亡箬獨箴胎耳萼且曰張以先祖愛客之故勉留數旬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十日當有橫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難時可披箬頂笠遠園而呼我也去二載而大興獄遂全家幽于本府不給以糧糧遂絕乃依所言呼之俄前後園中及隙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穀乃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劉時用為福言伊王在國荒于政其母舅葛某暨其屬數輩奏王無道太宗命御史察其實召王入朝訓而戒之且後遣還國王廷辭請罪葛某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朝廷罪其舅母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况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于彼矣遂急差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

已蓋時用先祖其一也嗚呼全君臣骨肉之道我 太宗真英主哉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迎其僧來京北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
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昇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
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又云俺把你哄也人
不之悟耳福按宋史元昊擅西夏自稱兀卒宋人亦有兀卒近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
鼎之說不為過也

聞之長老云 太宗以兵北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每人于囊中取乾猪脬十餘納氣其
中環于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猪脬蓋頂備之者也遠遊之人不可不知
京口王一之為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
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隣家疑其有外奸首之官婦人不任掠考遂至誣服太守姚
公堂上任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雞對守亟令覓老雞數十令當死因遍
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虫久而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當庖者宜慎
之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闕不受官屢奏以病乞還歸過南京
士夫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

乃六

而已即却客而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與弼似有先見之明與然其
鄉里多不滿其為人其亦古之介者耶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間之腹中
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
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丁大用都閩征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寇糧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盃為杵
白邊鄙老校笑其拙教于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剪茅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糧其中
伐木為杵以舂甚便也外出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退而賊勁
退則潰矣范參將乃以我軍列為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既定前
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數十餘
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即此謂也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素英必美
亞二人來貢方物內美亞乃汀州人士謝文彬非本國人也至南京其姪謝瓚乃識認
之為識造異樣花色段足及貿易番貨事發自稱昔年因販鹽為大風飄入本國遂仕
本國官至岳坤猶華言學士之類福嘗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夷人皆中國士人為之
蓋外國去中國既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

厚往薄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即我本朝無耻之士使中國四方之虛實軍馬之盛衰北虜之強弱下至經商細務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輩為之也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眾徒先殺其二僕尸壓其上實之以土金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于朝捕其僧而償于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

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銷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聲效之聲亦絕人以為化去潛聽之但聞念珠搗歷歷濟川楊景方嘗館于其家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雨花台南回回寺中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至見異人無世無之

胡深字仲淵縉雲人洪武初没于王事元末見天下亂嘗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

四十一抄

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斂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苗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福按此古者藏兵于農之意故記之與智者議焉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才博雅宋公既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瞻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于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都所著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可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其傳文字段相同微有小異讀之蓋人一誤分為二者也然則疎漏之失恐不止此

景仰撮書

錫山王達著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投鏹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駭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謂難矣以季子之賢而猶不識被裘公况它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埋光鏹采者也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小公之甚哉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麟之方欲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諸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為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仁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麟之使冲先造其父禮也短褐不恥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節也令之人朝得一官則暮驕其宗族其有如麟之者哉然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於士大夫者觀此亦足自愧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約席稷屨垂釣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亦其直在已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愧于我哉三代以來賞音者少志和但知往從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為榮辱也然則邦內有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如人耶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宰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得已而取之者也何容心于富貴哉伊川之言蓋欲公素富貴行乎富貴而公之存心則澹然無所動于中也夫富貴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彼促中隘量之人汲汲于得失之間者聞公之風不得無所愧矣

種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告歸終南山特恩驕倨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謁放則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而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已下拜君君引手而已此白丁也我狀元及第名位豈輕於彼哉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即上疏言放空疏專飾詐巧以沽虛名尊以顯官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真宗由是待之寢衰

論曰嗣宗因怒上疏斥放固非公論矣然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踰節傲于他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乎不榮通不醜窮也一旦寵遇而猶撓其心則其

為志也淺矣昔放見陳搏搏告曰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子名將起當見物忌之得非放之為人皎皎而自好者乎不然曷其言之徵也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豈故哉何乃至是

論曰凡天下之事皆可強為惟度量不可強為何也資品之高見理之明也行儉既能論四傑之高下矣其識見非衆人之所及也彼區區一物奚能動其中哉人所寶者物也行儉所寶者德也先器識而後文藝吾于此徵之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或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于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于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論曰公之所謂獨樂者非真獨樂也將以推其樂于已者樂諸人也呂直以十千納公不知公矣雖然直亦不受而創亭以便行客則其人亦豈可及哉世之人因財以矛盾反面相仇者聞其風亦足以自愧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劍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

論曰古人云飛鳥投人救之我祥蓋拯人于倉皇急迫之中者仁人之用心也彼漁父者非仁人歟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而無求者歟世之人戕友而射利損物而肥家昧心于天地間者多矣又安知漁父之用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為之者漁父有之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紂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論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然亦未嘗不察乎時勢之可否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樂天之命蓋以此也詎有因道之不行遂自賊者耶執中無權申屠狄之謂然迹其用心亦可悲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甯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無心之為愈哉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

論曰人之有心所以察是非辨可否也然至易怵者心也君子所以存誠以養之惟其誠之存也所以臨禍而不撓也先生所以存心誠敬者一聽于天也彼父老所謂

無心固高矣然不可為法心豈可無耶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于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埋光剝彩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焯焯以求知悻悻以求達烏足以為君子哉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啗啞叱咤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于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為聖人也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鬥虎力不能勝遂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智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論曰世之人惟習尚之是耽而不知省者多矣詎不深可歎哉不惟俾他人之可笑以謫傳子孫而為子孫笑若鍾傳者可謂自知已非而不欺其子孫者矣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腥羶之氣彌漫河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遑遑救人于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全其天年乎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往俟之棠抱兒當戶以一盂

水拔大本薤獻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

論曰夫古人以物示訓者蓋託意于言語之外也季世之人在上者以勢自尊在下者以諛自務規諫之風泯然寂然有龐參之賢烏知任崇之高不有任崇之訓烏知龐參之智哉士君子相見貴乎兩目之相照也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為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昏而成亂者有得強援以陵其夫傲其舅姑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况貴家大族為富不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為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世之不智者矣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慤出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己俟命毋為造物所媿

論曰造物者無情之物也諛之不可得而喜嗔之不可得而怒行止窮通常為之主彼僕僕然迷而不知者是為其所嗔者也一定於冥冥之中詎可得而轉移哉胡公不以進退為意者由其定見坦然于胸中也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常侍坐數孟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慷慨激烈見於顏色

論曰徽欽北行挫辱萬狀當建炎之際正懲愴悲痛之秋也賊臣輩略不知愧役役然和戎之不暇胡公安得不以孔明了翁之心為心耶千載之下想其氣象其忠義慷慨之風尤足以感人何當時無一人能用其志乎

朱桃椎成都人淡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菜茗置其處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答士廉曰欲使我以無事治蜀矣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于中庸然其高世之行無求之志則非他人所及也世人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為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不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日以尋舊學為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韋齋因編急以韋名其齋豈所謂克其性偏難克耶觀松年氣象何物可以干其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于晚年不流于釋老則滯于流連光景而已豈有如韋齋玩心于義理者哉宜乎生子集大成為萬世之宗師也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儉石無儲與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

伯曰汝掌銓衡必舉此輩後為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于湖

論曰古人仕宦非為富貴而出也一則欲行其道二則由乎造物所驅何富貴之足動其心哉隱之清介如此可謂不以富貴動心者矣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隱之謂也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為業逮貴兄子求官于僧珍僧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爾不聽其求宋李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為人所敬重如此

論曰世之庸庸者得一官則誇其妻妾矣况宗族乎炫其宗族矣况鄉黨乎僧珍封侯非小貴也而尤命兄子不廢素業不賢能如是乎况任賢授能大公之器也其可以私而廢宜乎德之薰人而敬之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輔器也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温公程伯淳餞于福先寺温公與公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間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温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

于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欲薄滋味聲色華麗視之漠如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慾嗜深者天機淺蓋嗜慾者戕性之具也苟或耽于此則天機日削天機者人之虛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而不蠹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性定靜天機明妙耳世之人操于中而役于事膠膠汨汨有如狂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于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度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于親推鹿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為何如也耶藹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于楊賢也雖然若賢者抑亦可人也歟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姪也枯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眾陽之內眾陽之所同欲聖人恐其昵于私也故戒之曰同

人于野亨同人于曠野則無偏暱之私矣然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為善初則無偏私上則居曠野其他則皆弗逮也當武侯借亂之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久禍結滋甚攸緒獨能超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同人于野之義矣莊生云禍輕于羽莫知之載禍重于地莫知之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于避禍者歟嗚呼不可及矣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聞知居同里若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論曰爭利于市爭名于朝名譽相軋自古皆然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朝尼父深許之者以其無妨賢病國之心也若夷簡者抑亦公叔文子之徒歟不然何好賢若此之至也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棄書遽往觀之寧恥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藏光嘉遼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于人大矣夫事之廢興身之成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高萬古歆則失身爽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鉄面御史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屏去龜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元豐初告老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壽七十七謚清獻

論曰心者天之所以在天雖高也心雖微也然身之所從出者天也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賢不為私意小智所間以私意小智間於天者是不知身之所出者也聞道露香告天蓋知天者歟至於壯之清烈無一毫之污老之高遠無一念之雜者又皆出於心地之無欲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閱道以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篤詣洛市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

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為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于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群邪並起禍將及身故深藏遠遁以自高天壤之間何物可以撓其志哉若仲御之徒雖千駟萬鍾不足動其心瑣瑣賈充亂臣賊子其視之為何物也夫以曹娥伍胥歌之者豈非警其不忠不孝之心耶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其子段而使薄祭黜官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君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論曰君子所以敗其身而失其令譽者由貴而驕富而溢也善乎黑肱之言乎貴而能貧則其節不蠹節不蠹則不為小民所貴夫利者怨之歸也為小民所貴者未有不由積而不散也夫積而不散可以後亡乎哉孔子曰邦無道穀恥也若黑肱者抑亦知恥者歟數語之間誠君子處亂世之龜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讀書誦經夜著書終日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

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歟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耄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滯也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

論曰風俗頹圯古道泯然婚娶論財其來尚矣若坦者豈非嗜古獨立而不為流俗所移者耶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筮龜

論曰蒼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已而後資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擾膠膠莫知攸主于是聽於神而不明乎理矣若含者詎非知所重歟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論曰君子之為仕非得已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道也然時有汙隆命有通塞

與其齟齬以求進孰若逍遙以樂天乎若萬頃者可謂審于時勢練於世故者矣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
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
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
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床而錢百埃數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
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遂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于禽
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
也若君平者抑亦不願乎其外者歟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民安邑家貧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
之勅吏常給仲叔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極者也固守則凶然禮奢寡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吉
也若仲叔者豈非苦節者歟一肝尚不可得可謂苦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為
天然無愧耶較彼昏夜扣人門戶而驕人於白日者大有逕庭矣謂之悔亡誠乎其
悔亡也

二七

步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一日修刺奉瓜獻雋征
羌坐騭于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騭曰吾貧賤遇之當何愧哉後為吳丞相

論曰士申于知己屈于不知己彼既不知我矣我若與之較曲直則彼烏能信我哉
若騭者可謂能自處矣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為樞密或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青
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笑而還之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馬適階下
伶人以儒為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為此詬詈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
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目公為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 仁宗命去之自
謂面黥足以勵士卒云

論曰世代愈降人心日澆士在座者動輒以門地相夸尚使孤寒者鉗口而不敢發
一語是豈知豪傑之士有不待門地而自興乎古聖賢未聞一一皆門地出也化及
當時名流萬世彼夸門地者真兒戲耳又安知聖賢之為人哉若漢臣者真豪傑士
也其器量之弘識見之遠誠非後世之所及矣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友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
延卿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矣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

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以陶尊果菽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揖于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輩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也歎息累日不止

論曰委命順理與物無競此達人所以齊寵辱任去留也天下何物可以動其心哉今觀延卿之為人蓋可知矣吁彼操瑟于門望塵于道者聞延卿之風能不其顛之有泚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勳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傾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迴詣閣門入見膀子稱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迴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六世子

論曰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行其義之基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行之謙眾德之所萃也彬之多位如此勳業如此其用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昔太史公慕晏子之為人欲與之執鞭吾于彬也亦然

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無全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祀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踧踏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日有詔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論曰君子之器識誠不可不養也富貴貧賤觀其器識可知富公之器識如此安得不為大宋名臣使人艷慕于千載之下哉彼斗筲小量易於溢者良耳鄙也夫良可愧也夫

呂許公蒙正性沉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譖於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皆蒙正貧賤時索於紳不如意以致罪耳太宗即日復紳官蒙正亦不自辨未幾罷政柄會紳舊事發露黜為絳州團練副使蒙

正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後一朝士家有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弟遂不復言

論曰微雲障日不害於明纖塵汚玉何損於潔大人君子誠不為小人所損也何也君子之所以自養者有素也况人君之前不可自直哉至於不以玩物動心尤見其德之全也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吾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論曰予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于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如未嘗不掩卷而歎也近世以來士風不振者由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垂者豈非識大體而自重者歟

王文正公旦深沉宏遠器宇充曠言行忠厚難以備言一日有貨玉帶者詣門公之弟因持呈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重乎自負

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竄稱此物哉亟還之

論曰外重者必內輕外輕者必內重士君子識不可重於外也何則嗜慾深者天機淺故也文正公盛德士也觀其玉帶之事可為務外者戒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麋俾秦西巴持而歸其母隨麋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幸于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麋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

論曰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為人者由其有此仁也秦西巴不忍於一麋豈非仁乎仁者可以托國可以為友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安樂况使為太子傅哉孟孫可謂用得其人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吾於此益信

邴吉字少卿宣帝微時吉盡心匡衛無所不至宣帝即位眾莫克知吉亦不言後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篤上使人加飯于身而受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樂而病篤不足慮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享其樂

論曰書曰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聖經所載萬世之所信也彼巧詐者以為天不足信而用心設計坑人損物無所不為嗚呼是

豈知天人交應之機哉吾于邴吉益信聖經之所云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友相善劭卒式夢邵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論曰朋友為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着履為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跌而返鄰人後得履以前日誤認之履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于人正以其量之高于人也量既高而識又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麟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歟

元德秀號魯山房瑄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殆盡為魯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稱秩滿駕柴車而去及卒惟履枕簞瓢而已生六十年未嘗見女色云

論曰人之一心苟養之有素則舉天下也聞無非樂也若德秀者所謂無所而不樂者乎惟其無所而不樂也所以舉天下俱不足以動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慾

德秀可謂寡慾人矣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其為貧也

論曰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飢之于食不待旨甘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曷能已乎此君子之所以處貧賤也北

宮子豈其人歟

魏野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人訪之者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白驢號草堂居士好彈琴賦詩以自適宋太宗祀汾陰召之辭疾不出一日方教鶴

舞俄報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平生詩思清遠語皆出人意表若曰棋進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若曰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是皆人之所不能道者也寄王文正公云從前

宰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了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即飄然謝事寇萊公鎮洛三邀不至遂寫刺訪之仲先葛巾布袍長揖議論騷雅相得甚歡笑曰盛刺

不復還留為家中之寶又寄之以詩云好去朝中辭宰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其不為勢所摧動蓋如此

論曰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情知足則富矣當大宋盛時在朝者皆

大賢也士君子出仕之秋也仲先獨能紆鸞龍之翼養浩然之氣其志趣豈不高且遠哉觀其寄王冠二詩足以見胸中淡然矣六合之內何物能籠絡其人耶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晚寓宛丘有被褐騎馭者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求見閣人報公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于公曰詠知之矣但飲酒霖去未逾月而公薨

論曰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欲一毫之欲故神明全故能先知夫豈智術怪誕之謂哉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體之純矣若二君子者可謂無欲者歟

米芾字元章宋熙豐間人少負英聲以恩補校書郎選太學博士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兒子得寶月賦琅然一誦老夫卧聽未畢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後愛閩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岳喜蓄書畫尤為山谷黃太史所敬重平生好石見有瓌奇秀溜者則取袍笏拜之呼為石丈

論曰落落難合古人有此言矣大丈夫有所抱負舉天下無以知之則託山川草木禽魚翰墨以自况其為志世人烏得而知之哉夫以米公之高坡公之賢而猶不能盡識况區區俗眼安能遽識大賢君子之所為乎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澆士風不競知所自重者蓋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者歟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人矣惟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景仰撮書終

景仰撮書

十二 顧氏四十家小說

蠶衣叙

吳郡祝允明撰

馬遷有言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深哉其言之也夫士秉才握知通
道達務將施行當代也或時世背盤聰爽關塞嬰彼六極逢此百罹知我者希兼來諂
毀故迺吐詞寫心自為鳴冤蓋亦得之情與允學耻謏聞才非度衆人不逮古其窮過
之是以樂天委運之餘特發所志章之筆舌抑欲揣量時宜稍議有政以為空譚亡裨
於官守是非徒侵於訕訐且榦乃末基近是遐始鳴冤之益其在茲乎故著書成五篇
通時遂質補敗成用揚權號曰蠶衣約義連類大凡為己可以勅躬歸稱近道植事違
虞卿刺譏之旨遠更生狗物之疾庶幾自厚无詒斯濫云爾

通時篇

夫夏暄冬寒候關氣運溫華涼萎變絲化宜天地之情不欲凌人以寒厲物以萎也顧消息代換樞枯自定疇能膠捩化體徇其私慕哉今夫秋炎不衰輒傷禾稼春久莫泮湏淹果卉是知微踰節數便成蓄既况期四叙一律焉為玄業也人之與物其類非遙意榮憎枯意亦不異然華雕葉殘何有怨黷憂梵或至即生尤戚蓋以知覺之曲惊妨茲鴻龐之盛造揆之理道不亦舛乎自項賢哲多逢危阨或者往往咎阿衡之降祥駭宣尼之餘慶亦不審之過也殊不知道非過善亦豈崇淫緣夫玄運難轉佑賢自如通塞之時非有繫乎才不才也其烏可以執諸允冥鈍僕邀不才靡齒而其不遭時亦已甚矣夙失祖考終鮮兄弟連蹇慘疼未可殫言然究觀天人之際迹物類之定研陰陽之故蓋有以識時之義如此已其奚尤戚哉

遂質篇

質者得也凡人不可有以得則不可有以生質者軀殼情鄉即所得也然而得乃眾公遂由已力置而弗遂要歸不成且夫軀殼之形亡弗差別妍猥小大各完其故至於情鄉迴不自遂試尋厥趣將不然乎今設置一事使兩賢並治或作片語令雙才均發則必言

言異口而无不嘉事事殊科而无不善故知材有柔剛資有寬密其成則一其施則萬惡可約以一塗疆之同道者邪故干刻微遊等稱仁於元聖展和夷介同標聖於子輿由斯以還賢賢皆爾然則今日又何必舍易習而趨故難廢自美而羨它良哉操自得之質成可望之業勗哉師心无謝前懿

補敗篇

盖人不能无敗焉志惑行忒流成過故寧可因迷就罔弗省而遷若夫削詭脫俗溷者以為矜歸真任淳儂者以為佚矜之與佚矜為敗矣而豈果敗也哉如斯之屬匪一其端安得不嘖煩於人而逆心於我也然煩寔忠懷逆乃長善均為弘益焉昔者厲王病諉使人監之召穆公曰不可監也善敗於言乎興行善而補敗耳循前之說有以深誠當后所陳足為自固永言夙夜傲不惰焉

成用篇

甚哉人之用也大矣乎可為周身者矣夫天覆人有人成天夫地載人有人成地夫物給人有人成物天地與物成之維人人成天地與物不存於用乎用也者稟乎天而成乎我者也稟而不能以自成稟終亡耳故緣稟以致成者志人之則也貫麤而通精者知者之式也故受而不虧因而不敝推而不匱完而不散者不忤乎人者也故度者用

之府也學者重之賢也才者用之樞也力者用之駕也時者用之程也不務五者而能成其用者未之有也輿軾之工亡羞於割治割亨之匠不憚於絀績彼之用固塞乎其稟矣夫士也豈直為亨割之稟哉而不知塞成之其識亦闕於工匠矣為是其識之劣與非然也弗念而已矣是故成用之方存乎念成念之術存乎為為也者用之師也念也者用之後也有后師之柄而不克運之豈惟无登於遠大迺當彌淪於局隘也然用自目其繁矣即天即地即物即我件件而習之晨晨而益之鉅參蒼黃纖破塵沙高窮七象卑著有形盛之輔家國之業微之創技藝之務務俾知罔弗究行罔弗達確覈周緻通徹熟易役使庶品給供萬有者可矣哉故建府弘則其容厚取貨博則其積充運樞敏則其獲疾執駕壯則其行堅循程嚴則其功就五者不失其用成矣若夫發受於初彰施於中收完於終者有天存焉毋孤其稟毋昧其識毋荒其為欽念哉欽念哉

揚權篇

所謂揚權者揚取開拓非言炫暴權寔本是无干詐力世之稱權往往有竝於爵威恒需於温厚失莫甚焉權者人所自有而自揚也其胡闕於外物哉竊驚夫世之不察何其固也金繒少匱則貞廉為笑資笏綬弗加則賢豪為譏且譽常積於榮餘毀多來於困極躉勝女婦癡劇孩穉此則在人乃爾於躬无涉莞而麾之可也若乃已之所處又

何謬乎語貧窮則安立赭道賤卑則眉隨斂甚者彼恐傷犯而言不昌此志羞惶而體亦病噫何為然哉其或素敦慕愛心懷忠厚則於其動止也驚惑歧貳妄贊曲詆於其阨窮也鬱陶忸怩遮回隱辟而於其權之浩浩者曾莫為之贊益而推展之也抑亦未獲其當矣乎至於高賢雅德垂情下未援挽規誨蓋有之矣茲則劊利心膂期酬知賞可焉嗟乎權之在我洪矣苟云必由外物而后行則我之初何以能自生而无希於彼也居何美於梗梓梗梓能不吾搆不能撒坤承而乾蓋衣何嘉於綃縠綃縠能不吾被不能褫仁服而義裁啖何甘於鼎俎鼎俎能不吾供不能奪德饒而理滋金錢非腎腸之不可亡印組豈精氣之不可乏吾權奚在迷斯重輕故須明以照焉時而揚之當見立之境暢履蹈之跡一往不曲千搖莫撓口亡旁匿之詞目亡低回之顧足亡暗屈之踐體亡隱媚之動其如是權殆揚也乎得矣而未盡也盡之之術衆矣哉姑集其要冀接而力焉於戲匪志匪成匪功匪行顛切刻厲揚權之程則必宅仁躡禮廊量廣懷隆見玄識衛逸匡曲峻立凝度致智守宜敦信上直勵業顯好信古期遠審一慎燕研微多聞深求卑問勤修則必温容令詞明視諦聽宗止寔息達變知物則必周情忠謀共上閔下惠空柔弱折暴杜侮則必无暇无爾无著无隱遐著乎孝忠之宏節邇隱乎咳唾之微目千營萬施的夫道而準夫則則必對三才以无喘接群有而不楮者焉如是

則真存妄滅權者揚矣縛者堂堂乎揚權也哉植大址者其在茲乎確焉不可挫也理信通明言非憤激篤哉復見勿作我慚

余既著蠶衣五篇自備省覽閱不彰露或有見者問題號之義因為疏說蓋蠶衣繭也蠶本期利物不能自用故發為文章表昭綸緝之緼抑以自為包衛懼貽缺壞焉研定諸理其類窮愁著述之狀故題號以之義止此耳成化戊申秋允附記曰允曰肇者枝山公別名

蠶衣終

寶積記

春皇者即庖犧氏別號也所都之國有華阜之淵神女游於其上有紅繞之久而方滅即有孕歷十二年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有白鬚委地人或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審地勢以定山川始嫁娶以修人道以犧牲荐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名伏羲時有磷斑之玉號曰夜明投水則浮又有丹雀啣九穗禾墜地帝植於田食者後天而老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日生故以土德王考歷紀造書契服冕垂衣有袞龍頌吹玉律正璇衡薰風至真人集乃於昆台之上留其冠劍昆台者鼎湖之峻處也立館於下帝乘雲龍逝鄉絕域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人然沉榆香春雜寶為屑以沉榆膠和之如泥以分別尊卑華戎之位

常使風后伯常荷書劍旦恒沙而夕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水恒流如沙塵其深難測有大風吹沙如霧中有神龍魚鼈能飛有石青石堅而甚輕從風靡靡亦於波上有草一莖千葉千年一花又名沙海寧封昔食飛魚而死百年更生寧封仙人是也少昊以金王母曰星娥處於璇宮而夜織或乘桴而晝游至窮桑滄洪之浦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精也降水際與星娥讌戲奏便媚之榮而志歸窮桑

者西海濱也有孤貴之樹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寔食之不死

帝子星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旆刻玉為鳩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之遺像也帝與星娥並坐撫桐皋梓琴星娥倚琴而歌天清曠野告茫茫萬象泗汨死无方乘桴輕樣著白傍當其何至窮桑衡詩云期我乎桑中謂此也白帝亦歌云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

星娥生少昊曰窮桑氏又曰桑丘氏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餘裔也少昊以主方一號金天氏又曰金寶氏又有五鳳隨方色集於帝庭因云鳳鳥氏全鳴山銀滿地如龍蛇之類似人鬼之形有山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鳳水之目因以為姓末代為龍丘氏

顓頊高陽氏黃帝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異龍負叶玉圖時有老叟謂昌意曰女叶水得而王十年顓頊生子有文龍負玉圖之象群王執玉以禮百辟各有班序文德者錫以鐘磬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音振百里浮於水如萍藻之流有畫影劍勝空劍若四方有兵其劍飛起指其方而克伐未用時於匣中如龍虎之吟

海濱北有勒題國人皆衣羽毛无翼而飛行日无影乃千歲食黑河藻飲陰山桂憑風

而翔至中國

窳河之北紫桂成林其棗群仙餌之

帝之妃鄒屠氏之女當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地鄒屠氏常不踐地常履而飛龜游伊洛帝乃期焉納為妃夢吞日則生子凡八夢八生子記云八神亦云八星又云八英又云八力言神力英明也

時有丹丘日進瑪瑙甕以盛甘露克於除也又其國有夜叉駒踐之鬼以赤瑪瑙作瓶缶及樂器皆輕妙魑魅不能逢旃又云瑪瑙是血凝成黃帝除蚩尤并四方妖媚填川滿谷積血如淵年久血凝如石丹丘之野多鬼血化丹則瑪瑙也不彫削可以鑄器至堯時甕猶存露在其中及舜遷甕於衡山上故衡山有寶露之壇下有一館以望日月後始皇時零陵人掘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在舜廟之前後人不知年月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頌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之山如盈尺視八鴻如察帶八鴻八方也

幽府墟羽山之北有禽善鳴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鵲其聲如鐘磬鳴則太平音中律呂及禹平水土棲於川岳之上又有巨查浮海其上有光夜明晝滅若星月矣十二年周天而更始名曰貫月查又桂林羽衣栖息其上

堯在位七年有祗支國進重明鳥又云重精雙精在目狀如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无翅亦飛能逐猛獸使妖惡不能為害飲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時人每掃洒門戶以待其至或未至則人或刻木為之狀於門魑魅皆退伏今人元日刻畫鷄於門戶此類也

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於國都舜其師道尊之言及造化之始及禪於禹五老不知所從舜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能御土成墳丘兼能返形變色登木則成禽行地則為獸銜青沙如珠積成塾阜風吹如塵後蒼梧之野人採藥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則身輕

冀州西北三萬里有孝讓之國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年山一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鳥如鵬以翼覆蛟魚蛟魚以尾扣天求雨

南尋國有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異魚毛龍同穴時時蛻骨於澤中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越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記其數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以載其書三十六年王東巡大嶽之谷起重霄之宮集諸方士問久世之術時西王母乘翠鳳輦而至前道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驥紫磨碧蒲之席黃萑之席與王高會薦琬琰清觴又進洞淵紅絕嶺山

甜雪昆流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

扶桑東五萬里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寔

滌陽山有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時國人獻之又有白橘花色翠而寔白大如瓜香聞數十里

瀛州上有青石可作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

魯襄公十四年晉文公焚山求介子推有白鳥遶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燒晉人嘉之起一臺曰思煙臺種仁壽木似栢而枝葉長花可食其鳥又云仁鳥慈鳥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也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生夫子有二聖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沐浴太常下奏鈞天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和樂有五老列於庭乃吾星也夫子生時有麟吐玉書云水精之子係周衰而素王徵在賢明知其異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也

魯定公二十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由存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而泣涕泗滂沱及手解紱垂二百歲

三十二年起昆照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陰生之樹千尋其文盤錯以此樹而臺周足

大體作棋小枝作樞具龍蛇百獸之形飾水精為泥臺高百尺升之以望雲色時長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見雲氣蒼然忽有人乘空而至鬚髮皆黃非僮之類駕青螭其衣皆緝羽毛時天大旱地裂木然其人能唱引霜雪氣一噴而雲起雪飛坐者皆噤宮中池井堅冰可啄又有人能使即席為炎以指彈席而風入室裘褥金爐棄諸階下時有容成子質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淫策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不取王乃踈萇弘而受其諫

有韓房者自渠耳國來進玉駱駝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火齊為鏡廣三尺以門中視雖夜如晝向鏡語其中影應之韓房長一丈垂髮於膝人見如神明矣能以丹沙畫左右作日月盈缺之勢如真馬照百餘步內又噴氣作雲雨

二十六年王處昆照臺侍臣弘萇辨巧如流人以弘萇諂媚遂殺之流血成石又云成碧不見其尸

師曠者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妙辨音律著書萬篇人莫知源爾至晉平公以陰陽之術顯於當世乃董目作瞽者以絕塞衆慮考鍾呂以定四時時无差毫厘

老聃在周末居返景山與世人絕迹惟有黃髮老叟五人乘鴻鵠或衣羽毛隨方色耳出於頂童子方面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譚天地之教聃退迹為柱下史求天

一

下服道懷寄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有浮提國進神通善畫二人作老作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肘間有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墨汁若淳漆洒衣多成文畫石成篆科斗字說造化人倫之治有老子撰道經十萬言皆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壺汁盡二人割心滴血以代之或鑽骨取髓作膏探其懷有玉壺中有丹藥之屑塗身則如故及經成二人不知所往

師涓者出衛靈之世能寫歷代之樂善造新曲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雁蘋生之歌夏有明晨集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靈之操此四氣之聲奏於靈公公精緬心惑忘於政事遂伯玉趨階諫曰此須發揚意律寔為沉惑公乃去新聲而親政事師涓悔其乖於雅頌乃退而隱迹伯玉攀其寶器恐後世傳之歌湮滅世代遠矣惟紀篇意而已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望氣設以珠食施以寶衣食有渠蒼之鳥以桂髓塗之爨以蘭蘇每食異香至於台上忽有野人披草負笈而叩闕聞國君好陰陽五術之秘公乃延於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叩以經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美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公謝曰國之喪亂非君何以補之於是賜姓子氏名韋春秋因生以賜姓緣事以顯族乃號星氏至六國末著陰陽

之書

輸吳為傭保又有二美女一名夷光二名循明以貢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以細珠為簾朝下蔽日夕捲待月二人靚粧於簾幌之內窺者无不動其心魂皆謂神人目若鸞鸞在輕霧色若綠水映秋渠王乃玩惑怠於政事越兵入乃抱二人以巡吳苑越見二人在樹下皆云神女望而不侵

寶積記終

